



慈禧亲砍银杏树

文 / 刘诚龙 (湖南)



慈禧没有工作亲自过。周末二三友，茶馆小聚首。听说我要写个慈禧通讯，题目拟用亲自两字，朋友甲跳起脚来：你别乱拍马屁，慈禧没有，从来没有，亲自过。朋友乙替我解围，辩曰，潘金莲温汤澡牝，汤不是她亲自温的，牝是她亲自搓的；慈禧当然不会亲自温汤，想必亲自澡牝；朋友甲吃了点枪药，调转枪头：你晓得个毛，慈禧洗澡，两人盥手三人搓背四人摩腹五人梳头六七八人啥啊啥的，汤不用她温，牝不用她澡。说得朋友乙面讪讪的，碎碎念，慈禧与咸丰洞房花烛夜，是亲自体验生活的吧。朋友甲有点急，我们所说的亲自，说的是正常干活，你说什么去了？涉黄。

干活？慈禧亲自，真的是亲自，绝对是亲自，坎坎伐檀兮，慈禧亲自砍过银杏树。

说的1896年某月某天，准确说，是四月二十三，对，是这天，帝王师翁同龢翁老师在五月初七日日记里，记“园寝有银杏一株，金元时物，似前月廿三事，懿旨锯去。”这天是个好日子，风和日丽，雾霾都无。小孟贼偷鸡摸狗，要选月黑风高夜，大强盗杀人放火，就选光天化日下。

话说这天，朝霞似火，阳光明媚，慈禧亲自带领千余人队伍，向着坟山，轻轻地她来了。蛮多人对这话怀疑，慈禧出场，至少是八千一万的，你说她这回当的是千总？解释一句，慈禧纵使干着丧尽天良的坏事，从来都是声势浩大的，这次规模不大，事出有因，她要鬼子悄悄进坟山。您先别急，慢慢理会。

山头古木参天，阴翳蔽日，一阵阵风，吹进过来，毛骨悚然。怕了是吧，好大一坟山，好大一坟。怕什么呢？怕鬼吧。鬼，不可怕；人，最可怕。您看这回慈禧，她要是怕鬼，鬼把她捉了去；事实是，鬼怕了她，鬼的家，都被慈禧强拆了。鬼是可怕的，但在人面前，鬼是怕人的。鬼不可怕，人最可怕。

慈禧千总，此时也可以称慈禧组长吧，砍树领导小组慈禧组长，来到一座坟前，好大一坟啊，房地产老板若在现场，估计爱死了，会去给慈禧提案，这里搞开发吧，最少可以建个万来人的高档别墅区。莫说好大一坟，更有好大一棵树，头顶一个天，脚踏一方土，树苍苍盖四野，按内务府英年所描述的，“高十余丈，树阴数亩，形如翠盖。”

翁老师说了嘛，这树是金元时所植，元朝后面是明朝，明朝才是清朝，清朝到了慈禧，也是二百来年，可以想象，这棵树，有多古，有多大，有多高，有多苍苍茫茫。

砍。慈禧下达了一号口令。牝鸡司晨，没谁敢过夜，慈禧现场下达天宪，千百人指定是争先恐后，都去抢头功的。怪死了，慈禧此令出口了，滴答，滴答，滴滴，答答，好几分钟过去，脚确在动，不是跑，是打跑跑。砍。慈禧第二次命令又下达了，世界死寂。世界没死寂，是人死寂。风在叫乌鸦在嚎。乌鸦报丧，吓着了人？不是的，乌鸦是他人鬼巫，却是慈禧家的神物，爱新觉罗家族，都是视乌鸦为图腾的。千人在听，千人都听到了慈禧一声高过一声的尖叫如鬼叫的命令，就是没谁过去，合唱坎坎伐檀兮。

这是有故的。皇帝光绪捶了桌子，边哭边捶桌子，对着文武百官嚎着哭，哭着嚎：“尔等谁敢伐此树者，请先砍我头。”此树等于皇帝头，等式在此，没谁吃了豹子胆，敢拿自家性命来执行慈禧这个命令。

补叙一个，关于这棵树的砍伐，早些日子，高层意见严重对立，慈禧说要砍，光绪说，谁砍我的树，我砍谁的头。光绪反应这么大，是可以理解的，这棵树下，埋着他皇阿玛。伤天害理事，莫过挖人家祖坟。太岁头上动土，老爹头上砍树，换谁都是要拼命，不说皇帝之爹。光绪皇帝之爹，也不是平民百姓，他曾被封过醇亲王。慈禧要砍，光绪当然气。

早一个月前，慈禧签发过文件：“我即此命尔等伐之，不必告他。他即上（指光绪）。”慈禧搞强拆搞惯了，推人祖屋，都不跟人下通知，挖人祖坟也不跟人打招呼。若对其他人，下头执行慈禧命令，腿子跑得比狗还快，这次却是没谁敢轻举妄动，强拆拆到皇帝家，你也不敢给推土机加油，“内务府虽领懿旨，未敢轻动，同往奏闻于上。上不允。”挖祖坟，再没权没势者，兔子都要往老虎口里拔牙去，光绪做起钉子户，一点也不奇怪。

一个要砍，一个不准砍，两个都是领导，都是大领导，听谁的？“诸臣又求太后，太后坚持愈烈。”这块坟地，慈禧要搞啥子项目开发呢？纵使做房地产开发，利润奇大，人家知道原是坟山，也没谁会来买哒。

到了慈禧这一级，不差钱，也不在乎钱。

因为这树，不是别的树，是一颗银杏树。

银杏树好啊，银杏树是长寿树，长寿好嘛，慈禧要想长寿嘛。长寿好个屁，康熙若真个再活五百年，康熙是笑得跳落卵子，慈禧却哭得气落奶子。康熙若在，慈禧还想垂帘听政啊，垂头丧气吧。若是说长寿，醇亲王早死翘翘了哒，若说光绪他爹保佑光绪再活五百年，这个也不用兴师动众，大动干戈，率领几百上千人来砍这棵树，只需亲自捻0.2克砒霜，便可将光绪送上西天。事实也是，光绪后来短寿，是慈禧给了光绪一杯玉液琼浆砒霜汤。

慈禧执意要砍这棵树，是这棵树树名犯了忌，白什么改了名换了姓，叫做白果树。叫白果树何搞叫不得？这还要从前头说起，前头说了内务府有个叫英年的，这厮自夸是八卦大掌，易经大师，“兼步军总兵，素讲堪舆。”最会看坟山，慈禧曾叫他给她看死地，这厮当着总司令什么都不干，他嫌总司令官还是小了，“急谋升官”。京都方圆数百里，火药只做爆竹，指南针只看坟山，他单看何处可埋慈禧那个老不死。

转啊转悠，转到了光绪他爹坟头上，吓了一跳，赶紧下得山来，向慈禧汇报，“醇王园寝有古白果树一株，高十余丈，树阴数亩，形如翠盖，罩在墓上，按地理有帝陵之象。而且白果的白字，加于王字之上，明明是个皇字。于大宗不利，应请旨速伐此树。”

慈禧听了，尿湿裤子，当即颁发懿旨，砍。光绪说砍这树请先砍他头，慈禧说，砍，砍头也砍。不砍此树，慈禧睡不着觉。四月二十三，天蒙蒙亮，慈禧觉也不睡了，“太后于黎明带内务府人往贤王园寝矣。”到坟头，二话不说，连下好几次命令，都没谁敢动土。都不敢吗？俺老佛爷来，慈禧从刽子手手头拿过来一把斧头，咚，一斧，咚，二斧，咚，三斧。砍树当是嘭嘭嘭的，啪啪啪的，何搞是那么轻声的咚咚咚？领导干活，都是象征性的，我是没见过领导卖死力干活的。

这个真是慈禧第一次亲自。说来，清朝有个演耕礼表演的，康熙，雍正，乾隆以及大清什么十帝十二帝，都要操起犁头，亲自到丰泽园对牛嚎三声哦起嘞，慈禧犁田自然

不行，但她腰子细软，亲自去割三把禾还是合性别的嘛，慈禧却没干过。伐木工人这般苦力活，慈禧这回却是亲自干了。慈禧咚咚咚三声后，其他人汹涌而上，作死地挥舞斧头，“太后亲执斧先斫三下，始命诸人伐之，故不敢违也。”

忽喇喇似大厦倾，昏惨惨似灯将尽，好大一棵树，变好大一片黄土。“上亟命驾出城，奔至红山口”，一路哭，二十多里地，一路哭啊，“连哭二十里，至园。太后已去。树身倒卧，数百人方斫其根。”斩草除根，不，斩树除根。

光绪哭得那么伤心，那么凄惨，不只是这棵树连根铲掉了，慈禧将事情做得特别绝子绝孙，“周环十余丈挖成大池”，不只是银杏树周围，更是他老爹周围，宽挖几十丈，深挖几十米，干嘛呢？“以千余袋石灰沃水灌其根”，这数字是王照所记，另一人记的是：“命取石灰万斤和水穴而灌之，则墓中棺槨皆为灰水所浸。”两人所记，并无出入，千余袋即万余斤。石灰加水，火力堪比原子弹。慈禧使出这般的三滥手段，“虑其复生芽孽也。”最毒妇人心，不对，最毒慈禧心。

白果树白字头，加醇亲王王字底，便成了一个皇字，国王的王，皇帝的皇，这有何忌？

光绪早当了皇帝嘛。慈禧与光绪，早闹掰了，慈禧早就想换皇帝了。做皇帝的光绪，一杯砒霜汤，可轻松解决掉，但光绪要一世二世千万世做皇帝，银杏树代表天意发表意见，慈禧就奈不何了的。老天意不能除掉，白果树可以砍掉。

银杏树银杏树，于光绪是，不赢不幸不再竖；银杏树银杏树，于慈禧是，赢了幸了再竖了，慈禧竖立了雌威，竖立了地位。慈禧大赢了。

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？人犹如此，树何以堪？人与树如此，大清朝何以堪？慈禧赢了，输的不只是光绪，清朝也输了，大输特输了，根深叶茂的大清王朝，没过多久，忽喇喇似大厦倾，昏惨惨似灯将尽。呀。一场欢喜忽悲辛，叹朝廷，终难定。

上接10版

和情志，也感到了季老那种可爱、自然的童心。季老从大胆试验性地用铁锤“在莲子上砸开了一条缝”，到每天在池塘边的“翘盼”，而后“完全灰了心”。后来竟长出了几片叶子，但又认为池中长的是水浮莲，而不是真正的荷花，再往后肯定“池塘中生长的真正是洪湖莲花的子孙了”，才“心中狂喜”。这些过程，作者描写得非常细腻，让读者能感知作者的心理，又能看到作者的神态。

这是季先生最好的人格与文格的完美体现。